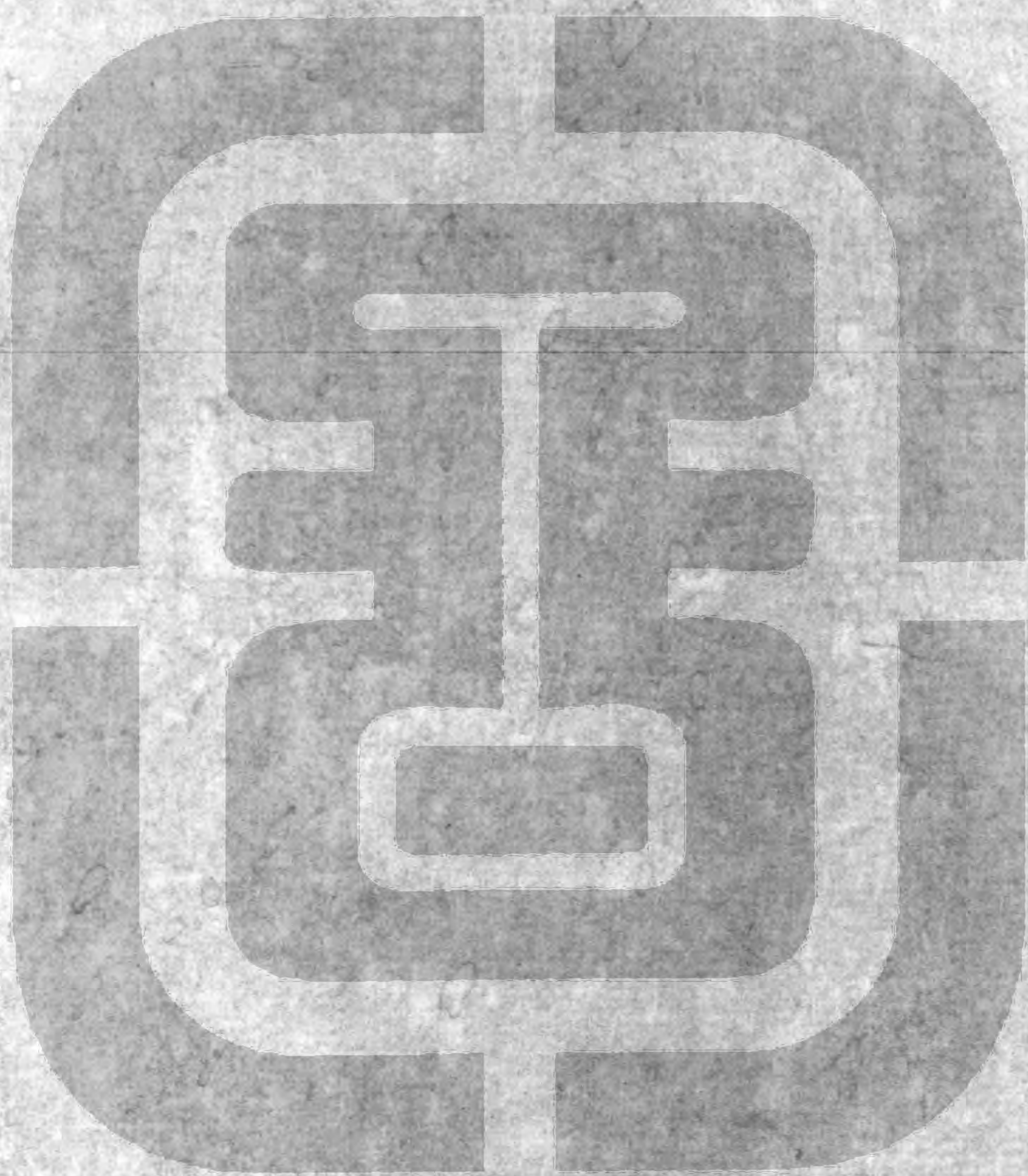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四夷部十五

西戎三

羌無弋

吐谷渾

波斯

車師



後漢書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影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耻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閒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惟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尊信廬

落種人依之者日滋衆羌人謂奴爲無弋爰劍嘗爲奴隸
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也

又曰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
首滅狄獯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部落南出賜
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
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釐牛種越僞羌是也或爲白馬
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
湟中並娶妻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
之興盛從此起矣

又曰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
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
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
得以繁息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度
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別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通道玉門
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鄯塞亭燧出長城外數
千里

又曰建武九年槐蠶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行
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爲小吏黠民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
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
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
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世祖從
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又曰燒何豪有婦人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爲種人所

信向將從取計策焉
又曰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
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
屯三輔尚臨行虞翻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
州屯兵二十餘萬民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
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
如謂曰兵法勇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今虜皆馬騎
相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
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
千二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
數千之衆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大
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
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種羌反叛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餘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
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翊上疏曰臣聞
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
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土且沃野千里穀稼充
積又有龜茲鹽池上郡龜茲縣有鹽池以爲民利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
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
以溉冰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
及世祖築朔方西河置土郡皆爲此也而建元元無妄之
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
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虞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園陵也而公卿選儒容頭過
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

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結城郭
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
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儲穀粟令周數年
又曰順帝永和四年以宋機爲并州刺史劉康爲涼州刺
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
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
俗今二君性素疾惡欲分白明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
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雜種
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大寇三輔殺
害長吏機康並坐徵
又曰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
首已西及在蜀漢徼北唯參狼在武都共五十二種衰少

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
九種唯燒當種最强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
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

湟中月氏胡

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
泉地月氏爲匈奴昌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
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
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民錯居
雖依附縣官論首鼠兩端其後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服
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
莊子曰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風俗迥異羌本西戎里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
以爲號無君臣上下健者爲豪不能相一種別群分疆者

凌弱轉相抄盜男子戰死以爲吉病終者謂之凶
范曄西域論曰張魚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忠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根是養病於心腹也其根謂盡
又曰昔先王湟理九土判別畿荒知蠻貊殊性難以道御
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
其本矣而此諸華長漢並與北漢敵對
泉源氏北氏支昌齊書曰氏楊氏與苻氏同州略陽漢世氏居仇池地號百
頃建安中有百頃氏王是也
又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
十二道河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河七里上有岡阜泉
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菓園食庫無貴賤皆爲板屋土牆

所治處名洛谷車更又曰宋文帝元喜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氏剋仇
池

通典曰氏者西戎之別種則在廣漢西長數十而白馬
寂夫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蚘氏蚘而此蓋中國人卽
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銅漆蜜椒蠟等勇鷲抵
冒貪貨死利居於河地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
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
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菴羊
豕馬牛婚姻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之語言與中國之姓
又曰漢武元封三年氏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元
鳳初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討破之徙山陰水西
又曰魏武之初諸氏戎叛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

之種於秦川以御蜀虜... 風俗通曰氏言抵冒貪饗至死好利樂在山谿本西南夷之別種號曰白馬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等引兵征之降服以爲武都郡... 晉華陰令江統西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論不通贊幣不同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又曰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攻夷狄也

車師

北史曰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後魏大武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

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使厚及臣繼立不關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政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庶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急甚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曰已到焉者東界思歸天關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者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高昌

北史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以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 又曰其國有八城地多磧石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

歲再熟宜蠶多五菓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佳出赤
鹽其味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
國
又曰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高昌人立麴嘉為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遣使獻珠象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宣武
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又曰後魏孝明熙平初遣使朝貢獻詔曰鄉地隔關山境
接荒漢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於理未協何者
彼之毗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
世積已久惡徒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
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
又曰後魏孝明正光元年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
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

又曰其國至隋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之像
又曰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文字亦同華
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
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布
又曰隋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
朝伯雅高昌國王名也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
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
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
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
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剪為胡服自我皇隋
平一宇宙伯雅踰涉重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裙變夷從夏
可賜衣冠仍頒製造之式

唐書曰高昌有草名白疊其實類蠶國人採之織以為布
又曰武德七年其王文泰又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
餘性甚惠云本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又曰太宗嗣位復貢玄狐裘因賜其妻宇文氏花釵一具
宇文氏復貢玉盤也
又曰貞觀四年冬宇文氏請預宗親詔賜姓李氏封長樂
公主書慰諭之
又曰貞觀十三年文泰稱疾不朝太宗命侯君集為交河
道大總管率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及突厥契苾之衆步
騎數萬衆以擊之攻拔其城虜男女七千餘口文泰惶懼
病死子智盛嗣立出城降君集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
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文
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君集尋遣使告捷太宗大悅

宴百寮班賜各有差曲赦高昌部內欲以高昌為州縣特
進魏徵諫以為不便太宗不從遂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
西都護府留兵以鎮之

吐谷渾

後魏書曰吐谷渾慕容氏者本遼西鮮卑徒河步歸有二
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步歸
之存貧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渾與洛廐二部其鬪相傷
洛廐怒謂渾曰何不分部令相遠渾曰馬是畜耳而何怒
及求別其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廐悔謝留之渾曰先公
之世卜筮當有二子享福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天
今以馬致隔天所啓也試駢馬令東若還我當有隨即命
擁馬皆悲鳴西走遂西渡隴止于甘松之南廐追悔之作
吐谷渾河歌徒何以况為河干也逐水草廬帳而居以

肉幣爲限渾死其後以吐谷渾爲氏
又曰阿豺立自號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梁書曰武帝天監十三年其王休運籌遣使獻金裝馬腦
鍾二只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
隋書曰其王以皂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羅婦人裙襦綉綴以珠具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
又曰開皇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王伏允上表欲

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唐書曰隋煬帝時其王伏允來犯塞煬帝親總六軍以討之伏允以數千騎潛於泥嶺而遁其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煬帝立其質子順爲王送之本國
又曰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爲西海道大總管時伏允太子順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詔曰吐谷渾檀相君長竊據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權門酋渠攜貳種落怨憤長惡不悅野心弥熾莫顧蕃臣之禮會無事上之節篡竊疆場虐劉兆庶積惡旣稔天亡有徵朕君臨四海含育萬類一物失所責深在予所以爰命六軍申茲九伐義存活國情非贖武其子大寧王慕容順隋氏之甥志懷明悟長自中土幸慕華風爰見時機深識逆順以其悞諫違衆獨陷迷途遂誅邪臣存茲大計翻然改轍代父歸罪忠孝之美深有

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補過既往之釁特宜原免然其建國
 西鄙已歷年代既從廢絕情所未忍繼其宗祀允歸令嗣
 可封順為西平郡王仍授趙九物胡呂鳥甘豆可汗
 又曰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
 故地至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吐蕃波斯波斯
 北史曰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怛蜜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
 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
 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鎗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
 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鎮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
 疊麝麝鼈毳毼赤麋皮及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畢撥
 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
 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

申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馳往往有一
 日能行七百里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
 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
 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
 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亦有巾帔緣以
 織成錦婦女之服飾以金銀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
 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
 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
 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
 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
 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鑿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
 野日其命以六月五日為始首大更水凡十日十二日其
 又曰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

釋之賦稅則准地輸銀錢
又曰其俗以六月爲歲首九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
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
又曰後魏孝明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
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
萬禮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唐書曰波斯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活禱蛇形類鼠而色
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又曰龍朔元年詔遣隴州南田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
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其王卑路斯
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
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
將兵冊送卑路斯還爲波斯主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

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
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
又來入朝拜爲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其國遂滅而部衆
猶存自開元七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并獻馬腦
床九載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四

魏太延中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來朝貢
通典曰烏孫漢時國號大昆弥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城諸戎其形最異青
眼赤鬚獠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弥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內地五
千里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櫛音武也不田作種樹隨畜
逐水草與匈奴同俗

又曰烏孫昆莫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
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
齎金幣往賜昆莫於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
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居歲時一再
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
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兮氊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天子聞而矜怜之

又曰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弥小昆弥後段
會宗為都護時為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燉兵
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上召
陳湯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
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而猶三當一又兵法
日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眾不足以勝會宗
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
郭燉燉兵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孫
瓦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
已解

悅般

北史曰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五十里其先
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

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
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
與高昌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醜醜塗之昱
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
皆燠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卽石流黃也與
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
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綰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
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
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後魏大武貞君
九年遣使貢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
令骨陷皆血出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
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癩世疑其虛乃取死罪
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

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
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
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
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北史曰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萬二千一百
里後魏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囊馳其國東有山名都
悉滿山出金玉多鐵

党項

隋書曰党項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
狝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正數千里處山谷間
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牛尾及
狝羆羊毛以爲毳服裘褐被氍毹以爲上飾俗尙武力無法

令各爲生業有戰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羴牛
猪以爲供食不知稼穡無文字但推草木以記年歲時三
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已上死者以爲令終
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
缶爲節

唐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
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窟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
後党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春桑迷桑等
羌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延亘三千里其種每姓別爲部
落一姓之中復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者千騎不相統一
有細封氏費聽氏頗超氏野辭采氏擒氏拓拔氏最爲強
族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氈毛及羊毛覆之每年一
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

產業好爲盜牙相凌劫尤重復讎若讎人未得必蓬頭垢
面跣足蔬食要斬讎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披大
氊養驢羊以供其食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
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妻其庶
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淫穢蒸報諸夷中寂爲甚自周
及隋或叛或朝常爲邊患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壽
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太宗降璽書慰撫
之步賴因即來朝宴賜甚厚列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
史仍請率所部討吐谷渾其後諸姓酋長相次率部落皆
來內屬請同編戶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爲岨音居奉巖達
四州各拜其首領爲刺史

又曰有黑党項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渾主
伏允奔于黑党項居以空閑之地及吐谷渾舉國內屬黑

党項酋長號敦善王因貢方物又有雪山之下及白狗春
桑白蘭等諸羌在嶺南木之西李賀之樂其俗與漢同主
北史曰焉耆國在車師南都貢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
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即前涼
張軌所討龍熙之嗣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
人貧無綱紀法令其俗與漢同主
又曰其丈夫剪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
并崇信佛法九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
釋教齋戒行道焉其俗與漢同主
又曰其國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縣續俗尚蒲桃酒兼愛音
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其俗與漢同主
又曰後魏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鳩尸畢那以

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
畢那衆大潰進屠其城西鄙諸戎皆來降服獲其珍奇異
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
焉耆露板至帝省詔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
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
數自古帝王雖云西戎即序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
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其俗與漢同主
隋書曰焉耆國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
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其王本大
唐書曰焉耆在京師西七千三百里其地良沃貞觀六年
其王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
誅之自隋末離離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
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其王

又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之相結焉者王大喜請為聲援乃破高昌其王詣軍門稱謁焉者人先為高昌所虜者悉歸之由是遣使謝恩并貢方物

小月氏

北史曰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為貨

又曰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後魏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佛林

唐書曰佛林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連屬其宮宇柱桷多以水精瑠璃

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理國政常使一人將曩隨王車百姓有事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纓絡皆綴以珠寶著錦繡衣前不開襟坐金花床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為之尤絕高峻凡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一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昭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搆白石為米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

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之節人厭蠶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衿錦爲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墻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着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繡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旄旗幡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馬腦孔雀翠珊瑚虎魄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

又曰貞觀十七年佛林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頗黎石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

又曰開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羅大首領獻師子羚羊

各一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吐火羅

北史曰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十里勝兵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人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隋大業中遣使朝貢

通典曰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翼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謂之馳鳥

又曰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城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其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唐書曰泥婆羅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指以竹筒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無匙筯其器皆銅多商賈少川作以銅為錢背文為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數盟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好吹蠶擊以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鑄石為像每日清水沐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頗黎車渠珊瑚琥珀纓絡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服飾坐師子床其堂內散花香大臣及諸左右並坐於地持兵數百列侍其側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柱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

又曰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塗經其國那陵提婆見之大喜與義表同出觀阿婆耆沱池周迴二十餘步

水常沸涌雖流潦暴集燥石焦金未嘗增減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唐書曰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

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師子人語謂之因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異石白文讀之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見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常曷水劫奪商旅其眾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為王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王姓大食氏名破音乎密其未賦音云有國曰亞米四第歷且主矣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驢馬大於諸國其俗勇於戰鬪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馳馬等肉國西隣於大

海其王移穴中異石寶之於國會...
又曰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
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摠生小兒長六
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
便死收在大食王宮...
又曰龍朔中滅波斯拂菻其國始有米麴之屬又時兵南
侵婆羅門吞併諸胡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良馬
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及進馬并寶劍帶
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紕之中書令張說
奏曰大食殊俗遠來慕義不可真罪生特許之尋又遣使
朝獻自云在本國唯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
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
杜遠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慕門都其七女

瓊偉長大衣常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必擁面無問貴賤
一日五時禮大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束佩銀刀
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歐擊
又曰其菓有偏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
蒲桃大者如鷄卵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五

出青垂車王帝恭恭車去其安六千五百十里亦
又曰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
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
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下說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
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馬奉世使送大宛
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
又曰馬奉世平宛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
名馬象龍而還馬形如龍帝甚悅下議封奉世關內侯少府蕭
望之以奉世矯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代法
若即封奉世則為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
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
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十六

波知

北史曰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
能撿攝有大池傳曰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
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栗弋

通典曰栗弋後魏通焉任葱嶺西大國一名栗特一名拘
夢出名馬牛羊玕菓蒲陶酒其土地水美故也有大禾高
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
武帝時遣使朝貢

悉居半

北史曰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
捷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後魏大延初遣使
來獻自後不絕

來爾自越不越底延

通典曰越氏延國隋時開焉治辛頭河北西北去餘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婆羅門種類戶數萬餘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王及庶人剪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白疊婦人爲縗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温多稻有羊馬牛鑰石訶黎勒石蜜鹿皮細疊等

三童

通典曰三童國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犀象作金幣

率効國王之面亦効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者王死則更鑄

蒲山

北史曰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劫國

通典曰劫國情時聞焉在葱嶺中南西與俱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悒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於山谷又曰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黎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小有差

獠

魏書曰遼之初也出自梁益之間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

無氏族之別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散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責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亡兒女哭止使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髯髯者剥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也

北史曰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功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所生男女無名字唯以長幼次第呼

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爲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禪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方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緝獠二十萬戶及周文平梁益令在所撫慰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

永昌郡傳曰獠民喜食人以為至珍美不自食其種類也怨仇乃相害食耳能水中潛行行數十里能水底持刀刺捕取魚其人以口嚼食並以鼻飲水死人有棺其葬堅棺埋之

丁令 丁音顛 令音連

後魏書曰丁令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依處土出貂鼠皮獐子皮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又曰丁令北有馬腦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人也膝已下生毛馬腦馬蹄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且弥

北史曰且弥國都天山東臨於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隄羅伊羅

通典曰隄羅伊羅國隋時聞焉在烏蔡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賒弥

北史曰賒弥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嘍嚙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熙平中宋雲等使終不能達

澤散

通典曰澤散國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不知里數

女國

北史又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娶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皆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鍤石朱砂麝香犛牛驄馬蜀馬猶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歛金錢求死者族之中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內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

呼得

通典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名馬多貂鼠

曹國

北史曰曹國都那蜜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事之其神有金人馬金波羅關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馳五頭馬十疋羊一百口祭之南去康國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

北史曰曹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峻俗重淫祠葱嶺山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骨其孔中通馬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鑽鐵黠毘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黑鹽阿魏東大劫國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隋書曰何國都郝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

武亦康國王之族類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

床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安國三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重鎊酥酪山椒天香青瑠璃蘇合金銀瑠璃

犀象短人出西域

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

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

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其國去

康居可萬餘里

突厥本末記云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

尺亦有一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

其傍無它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犬鳥高七八尺恒伺

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即魏略之短人國也

小人

通典曰小人在秦之南軋纒二尺其耕稼之時懼鴟所食

大秦每衛助之人竭其珍貨以酬報

軒渠

通典曰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

碧身細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

繡鸞恒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

三童國西王母

通今并齊曰溫宿

北史曰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

十里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六

北史曰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

十里

十里

朱俱波

通典曰朱俱波國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葱嶺二百里東至涅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後魏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言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大南華論世尉頭城其有百四里

北史曰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二萬六百五十里

以滑國車師之別種後漢順帝永建初入滑從班勇

通典曰滑國車師之別種後漢順帝永建初入滑從班勇

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粟隋始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物等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傍國波斯渴槃罽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人皆善騎射着小袖長身袍川金玉為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尺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以氊為屋居東向開戶其王金床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用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出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嚙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子闐之西東去長安萬二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

六平律覽 卷七
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計萬
依隨水草其國無車輿多馳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
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窮者掘地而埋隨身
款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聚一妻無兄弟者其妻戴角
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
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
使朝貢孝明帝熙明中遣使狄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
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州卑數今舉其略云至隋時又謂
挹怛國都烏濟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
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誥強領其國俗
同吐火羅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
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瑋梁典滑國姓嗾噠後裔以姓爲國
號轉訛又謂之怛怛焉

姑默

北史曰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

疊伏羅

通典曰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
悉城城北有堰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
獻方物

阿鈞羌

通典曰阿鈞羌後魏時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縣度山
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則之深人行以繩索
相持而度山有五穀諸菓市用錢爲貨若止立宮室有兵
器

葱茈羌

通典曰燉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葱嶺數千里

有明氏餘種曰葱茈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並魏時聞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六

燕文

燕文其北有散水西流入白霧土宜正遠官方和靜其

北受曰故解國東南與齊國並西北一萬正百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七

四夷部十八

西戎六

蒲類 王 小宛 精絕 入于渠勒 六十

依耐 無雷 難兜 孤胡

山國 烏貪 卑陸 郁立師

劫國 烏弋山離 均弥 德若

高附 東離 移支 者舌

拔豆 烏利 者至拔 朱居

權烏摩 伽色尼 薄知 牟知

阿弗太汗 呼似蜜 諾色波羅 卑伽至

伽不單 伽倍 折薛莫孫 鉗勃

弗敵沙 臨兒 貴虜 盤越

鹽長

奇恒

石尖

扶伏

可蘭

鵠國

無不達

無繼民

錄民

無首民

納民

拘夷

波羅素斯

鼠王

摩訶賴

波麗越

雞城

和訶條

播黎日

舍衛

維耶離

迦維羅越

郝訶維

確國

拘那含

波羅柰

拘宋婆

蜀密

拘私那竭

摩竭提

摩竭

摩竭

蒲類

蒲類

蒲類

漢書曰蒲類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餘里

後漢書曰蒲類國王居天山西疏榆谷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名馬蒲類本

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時蒲類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民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號曰阿惡國初徙居時甚貧羸不能者逃亡在山谷間故得留為蒲類國云

小宛

漢書曰小宛國王治扞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東與姑羌接

精絕

漢書曰精絕城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地阨狹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渠勒

漢書曰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與戎盧接

依耐

漢書曰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少穀寄川莎車疏勒

漢書曰無雷國王治無雷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衣服類烏孫

難兜

漢書曰難兜國王治難兜城去長安一萬五千一百五十里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有金銀銅鐵作兵

孤胡

漢書曰孤胡國王治車柳谷去長安八千餘里

山國

漢書曰山國王治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出鐵民山居

寄田糴穀於焉耆

烏貪

漢書曰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卑陸

漢書曰卑陸國王治天山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郁立師

漢書曰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劫

漢書曰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烏弋山離

漢書曰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

烏弋地暑熱其草木畜產五穀菓菜飲食官室市列錢貨
兵器金珠之屬與蜀賓同右有桃枝桃枝似鹿或名天祿師子犀牛
俗重妄殺錢文爲人頭幕爲騎馬

後漢書曰拘弥王治寧弥城去洛陽萬二千八十里靈帝
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寧弥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
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寧弥侍子定與爲王

德若

後漢書曰德若國王東去洛陽一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
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高附

後漢書曰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
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

之弱則失之

東離

後漢書曰東離國王治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
地暑熱風氣物類與天竺同有城十數其人民男女皆長
大可八尺乘象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移支

後漢書曰移支國王居蒲類地其民勇猛敢戰以寇鈔爲
事皆被髮隋畜逐水草不田作

者舌

後魏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
五千四百五十里大武延平三年遣使朝貢

拔豆

後漢書曰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

象水牛犛牛蒲桃五穀五菓土宜五穀

烏利

後魏書曰烏利國去代二萬五百里國中出金玉良馬白
疊土宜五穀

者至拔

後魏書曰者至拔國都城在踈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
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郝山出美鐵師子等

朱居

後魏書曰朱居國在于闐西其民山居有麥多麻果咸事
佛與于闐相類役屬嘽

權烏摩

後魏書曰權烏摩國故烏耗國也其王治烏耗城西接悉
居半國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伽色尼

後魏書曰伽色尼國治伽色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
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菓

薄知

後魏書曰薄知國治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
三十里

牟知

後漢書曰牟知國都牟知城在怛密西南去代二萬三千
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

後漢書曰阿弗太汗國治阿弗太汗城在怛密西去代二
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菓

呼似蜜

後漢書曰呼似蜜國治呼似蜜城在怛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菓

後魏書曰呼似密國治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七百里土平出金銀琥珀有師子多五菓

後魏書曰諾色波羅國治諾色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菓

後魏書曰卑伽至國治卑伽至城東接忸密國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菓

後魏書曰伽不單國治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宜稻麥有五菓

後魏書曰伽倍國故休密翎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車西

去代萬三千里民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

後魏書曰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所治雙靡城也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勃

後魏書曰鉗勃國古之貴霜翎侯所治護藻城也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之間

後魏書曰弗敵沙國古盼頓翎侯所治薄芳城也在鉗勃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里居山谷間

魏略曰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耶母曰莫耶浮屠身服黃色髮青乳有青色毛冬赤始

莫耶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墮地能行七八步漢哀
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從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其
所載與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教胡為浮屠也

西志并一書 貴虜

魏略曰貴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貴始建武時
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東畜牧
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
丁零羌雜處並本匈奴婢也

盤越

魏書曰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
相近其人小大與中國人同

鹽長

山海經曰海西中有鹽長國其人鳥首亦名鳥民

括地圖曰奇恒民善為機巧設百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
時西風多奇恒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十年西風到乃令
復作車遣歸去玉門四萬里

其而歸一聚石尖

玄中記曰玉門之西南羌之東有二國五六百戶無他事
彼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石尖數千枚輸于
廟中名霹靂尖以給霹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
尖盡

其人無不扶伏

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
之扶伏而去後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近扶伏民大可蘭西其千二百里其下

沙州記曰大白蘭西北千二百里有可蘭虜風俗卑陋從開闢以來不知穀味且不識五色耳不聞六律五聲是四夷中不臧者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已戶落萬餘然其人頑弱不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

尖蓋 鴿國

神異經曰西海之中有鴿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其人歲壽三百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鴿鴿遇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鴿腹中不死而鴿一舉千里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升斛識山石多少知鳥獸言語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

一名仙一名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知

無繼民

外國圖曰無繼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門四萬六千里

錄民

外國圖曰錄民穴居食土無夫婦死則埋之其肺不朽百二十年復生去玉門萬一千里

無首民

外國圖曰無首民乃與帝爭神帝斬其首勅之北野以乳為目臍為口去玉門三萬里

外國圖曰納民陸居食土無夫婦死埋之其肝不朽八年復生去玉門五萬里

釋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國北去城數百里山上有石駱駝
溺水滴下以金銅鐵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唯瓢瓠不漏
服之令人身臭毛皮盡脫得止其國有婆羅門守視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秦斯國佛轉法輪調達入地獄土
陷處皆在其國王門其一千里行

釋道安西域志曰于闐道中有鼠玉國大者如狗小者如
免着金袈裟沙門過不禮白衣不禮輒害人

釋道安西域志曰摩訶賴國又南得訶賴國有阿耨達山
王舍城在耨達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佛六年若行

具多樹去城五十里

釋道安西域志曰羅衛國東西四百里至波麗越國波麗

越國即佛外祖國也

鷄城

釋道安西域志曰胡國北有鷄城北有人皆冠象鷄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中地方二萬里大山
名三漫屈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數種井邊石上有
四佛足迹每月六齋日弥勒菩薩常以諸天神禮佛迹界
便飛去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以供奉佛

播黎

支僧載外國事曰播黎曰國者昔是小國耳今是外國之

大都流沙之外悉稱臣妾 國音音扶小國耳今世代國之

支僧載外國事曰舍衛國今無復王盡屬播黎日國王遣

小兒治國人不奉佛法 國音音扶小國耳今世代國之

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舍衛五十由旬者音言三

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國人不復奉佛悉事水火餘外道

也 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舍衛五十由旬者音言三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國人亦屬播

黎日國今尚精進昔太子生時有二龍一吐水一吐火一

冷一暖今有二池尚一冷一暖 具名勝大城 耶訶維

相去三十里 支僧載外國事曰耶訶維國土豐樂多民物在迦維越南

支僧載外國事曰迦葉佛生確國今無復此國故處在舍

衛國西相去三十里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那舍國余尼佛所生也亦名拘那舍

在迦維羅越西相去復三十里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那舍國余尼佛所生也亦名拘那舍

說在迦羅越南 支僧載外國事曰彌勒佛當生波羅奈國是屈陁羅經所

拘宋婆 支僧載外國事曰拘宋婆國今見過去佛四所住處四屋

迦葉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釋迦文佛住五年三佛不說

蜀密

支僧載外國事曰蜀密小國耳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土地寒羅漢道人及沙門到冬月日未中前飲少酒過中後不復飲酒食梁國屬大秦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在拘私那竭國佛欲入涅槃時自然

有寶床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亡那竭王乃作金棺柁檀車送佛喪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入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乃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少許還國各立浮屠

支僧載外國事曰摩竭提國土豐樂...

摩竭提

支僧載外國事曰摩竭提國在迦維羅城之南相去三十里由旬有貝多樹佛在此樹下坐六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唐書日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
 其知所出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
 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傳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
 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傳檀為西秦乞佛盤熾所滅樊尼摺
 集餘眾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為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
 尼乃率眾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
 尼威惠夙著為群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八

四夷部十九

西戎七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一

吐蕃

唐書日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

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

其知所出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

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

弟傳檀嗣位以樊尼為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

爲宰勃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蕃昌
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
其國人號其王爲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
刻木結繩爲約雖有官不常厥職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
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剜眼劓刑或皮勒
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
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羴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
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獠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釋其
腸而屠裂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
心遷志變懷姦反覆神明鑒之同於羊狗三年一大盟夜
於壇墀之中陳設有饌殺人馬牛驢以爲牲呪曰尔等咸
須同心勦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祇共知尔志有負此盟
使尔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其地氣候大寒不生秔稻有青

麩音果麥登豆小麥蕎麥畜多犛牛猪犬羊馬又有天鼠狀
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爲裘又多金銀銅錫其人或隨畜
牧而不常厥居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
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氊帳名爲拂廬寢處汗
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氊爲盤捻麩爲椀實以羹酪并
而食之多事獯羶之神人信巫覡不知節候麥熟爲歲首
圍碁六博吹蠶鳴鼓爲戲弓劍不離身重壯賤老母拜於
子子倨於父出皆少者前老者後軍令嚴肅每戰前隊皆
死後隊方進重兵死惡疾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敗
死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
其俗耻之以爲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
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旣葬卽吉其
贊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翫及常所乘馬弓劍之類悉埋

又曰貞觀八年其贊普奔宋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隣國羊同及諸羌並貢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尚公主乃遣使獻金隨德遐入朝多賫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

又曰弄讚常率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四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太宗遣吏部尚書侯君集等擊破之弄讚大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于壻之禮甚恭旣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

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身亦釋羶裘襲紈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

又曰太宗伐遼東還弄讚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曠城陷陣指日凱還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聞歸國鷹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倍常夷天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八寸可實酒三斛

又曰高宗嗣立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賜物二

千段弄讚因致書無苛能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卽位若
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并獻金銀珠寶十五
種高宗嘉之進封爲寶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
酒碾磑紙筆之匠並許焉

又曰高宗聞劉審禮等敗召侍臣問以綏禦之策中書舍
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
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
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抄使國用豐足
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又
亮皆言嚴守之便

又曰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克復
龜茲于闐疎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發
兵以鎮守之

又曰聖曆三年番將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弟莽布
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
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優賜甚厚

又曰神龍元年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董然來獻方物
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主守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
與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尙贊
吐等來逆女中宗宴之苑內毬場令駙馬都尉楊慎交與
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以觀之四年正月下制曰聖人
布化用百姓爲心王者垂仁以入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
財成品物由是隆周理厯恢柔遠之圖強漢乘時建和親
之義斯蓋御戎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纂洪業庶
幾前烈求致和平瞻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朝
貢太宗文武聖皇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

好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始往其國因多變革
 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頗聞彫弊頃者贊普及祖
 母可敦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託舊親請崇親好
 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為人父母志恤黎元若
 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役休息遂割深慈為
 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即以今月進
 發朕親自送于郊外命大將軍楊知使焉其月帝幸始平
 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百頃泊側引王公宰臣賦詩餞別
 改始平縣金城縣改其地為鳳池鄉
 又曰開元二年秋吐蕃大將登達延乞力徐等率眾十餘
 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玄宗令
 攝左羽林將軍薛訥及太僕少卿王峻率兵邀擊之仍下
 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峻等與賊相遇

于渭源之武階驛前軍王海濱力戰死之峻等乘之而進
 大破吐蕃之眾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則賊餘黨奔
 北相枕藉而死洮水為之不流上遂停親征命紫微舍人
 倪若水往按軍實仍吊祭王海濱而還
 又曰開元十七年玄宗遣皇甫惟明等使出番惟明等既
 見贊普及公主其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已
 來前後勅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入朝
 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回為
 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中闕為張玄表李知古等東西
 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迄至今日
 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之故深謙
 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少在被邊將讒構亂令舅致怪
 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承前數度使人入朝皆被邊將

太平御覽 卷之百九十八
不許所以不敢自奏法冬公主遣使人婁眾失若將狀專
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謹遣論名悉獵及副
使押衛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
獵所具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
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遠察赤心許從舊好長令百姓快
樂如蒙聖恩于年萬歲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進金
胡瓶一金盤一金梳一馬腦盃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
之禮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蓋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
名悉獵等至京師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
曉書記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材辯
及是上引入內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
服緙綵銀盤胡瓶等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獵受袍帶器
物而却進魚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

嘉而許之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
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
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祕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
諫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
以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
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
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
以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慄悍果決敏精特銳善學
不廻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
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
之智深於史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刺何異備寇兵而資盜
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

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出嫁從人遠
適異國合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
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
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
交輿情僞於是手生變詐於是乎起則以臣召君之事取
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繫纓
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
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
資其智臣忝叨列位職刊祕籍實痛經典棄在戎夷昧死
上聞惟陛下深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
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
形制奇異上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

又曰開元二十八年春章求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
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
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
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
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爲患縱有百
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
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筭運於
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素載通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
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淪喪德
音纔降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
未有也請宜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荅曰此城儀鳳年中
羌引吐蕃遂被圍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隘非力
所制朝廷群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

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戒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
通典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闐東西千
餘里勝兵八九萬其人辮髮羶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
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吐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
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按於穴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
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岩穴
地人莫知其所多殺牦牛駝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
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

悉立

通典曰悉立在此番西南戶五萬餘有城邑村落依溪澗
丈夫以繒綵纏頭衣羶褐婦人辮髮着短裙以蒸報為俗
畜多水牛殺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菓死葬於

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刑劓羈事

吐蕃

通典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
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隨改衣服變西羌之
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
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漢書曰且末國王治且末城法畏

蒲桃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北史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

患風之所至唯老驢預知之即噴而聚土堙其口鼻於沙

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羶披鼻準其風逆緣斯須過盡

若不防者必至危難後魏大統八年其兄鄧善未率眾
 附漢文祖而制于...
 北史曰且末烏耗...
 漢書曰烏耗王治烏耗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田石
 閒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
 小步馬師古曰小細步也
 漢書曰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健谷...
 二山五十里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
 水草往來而地用玉石...
 後漢書曰西夜國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地生白草有毒
 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輒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

夷部二十

北狄

總敘北狄上

說文曰狄大種字從犬狄之言淫僻也

白虎通曰狄者易也言僻易無別

風俗通曰胡者謹按漢書山戎之別種也狷者略也云無

禮法又胡者互也其被髮左衽言語贄幣事殊互也

晉中興書曰胡者北狄之總名也

詩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薇菜作生也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日歸曰
 時今薇生矣可以行矣重言采薇丁寧行期也

歸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靡室靡家玃狁之故不遑啓居

玃狁之故晚乃歸使沒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

難也玃狁之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

不遑啓居陸凍釋也黍稷方華朔方之也六月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

南仲玃狁于夷夷平也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言周室微而復六月

車既飭四牡駢駢載是常服常服簡閱兒飾正也日月

其急也玃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此序吉甫之意也

又曰玃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名也

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虺周之焦獲來侵至

其大恣也

又曰薄伐玃狁至于大原言遂出

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尹吉甫也此時大將也

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吉甫既伐玃狁而歸天子以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玃狁方叔先與吉甫

又曰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境土又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峻不可登而

又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用兵不息自歲始至歲晚何草而不黃乎

禮曰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鄙四夷八蠻十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北方曰貉狄四八七九五六周屬害神奸鑄鼎所象百物也

又曰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狄之屬也

物衣服兵夷隸掌養牛馬與鳥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

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夷隸職掌鳥獸言

傳曰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又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以敗狄于采桑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

津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不耻也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衆狄又曰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之別種也故

又傷潞子之則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酈舒有三
後才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奪
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天反時為災
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賞相子
狄臣千室晉侯從之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侯賞相子
又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荐居貴貨易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

也

又曰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及其鍾磬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微子無

以待戎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

之樂禮也

又曰魯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通故曰始來也

又曰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太原晉陽縣也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即大鹵也無終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不以什共車不克更

一車之用乃毀車以為行毀車為步陣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

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能用善謀以誘之

大平御覽 卷七十九 九

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大敗之

又曰晉梁丙率陰戎代穎穎周邑王使詹相伯辭於晉曰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石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

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奔謀主雖

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戎狄無可責

又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鮮虞白狄別種

晉陽滅肥以肥子縣皐歸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肥國鹿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

又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日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歸鳶鞮鼓音名也

又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平求彝器籍談曰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須之鼓與其

大路文所以蒐也密須姑姓國也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鐵唐叔受之虬參虛撫有戎狄參實沉之次晉之分野

又曰晉侯訓兵於稷以略狄土稷在晉國

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爾雅曰北至于祀粟注極遠之國

又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地戶在西日下在東西方昏荒之國

又曰九夷八狄七戎蠻謂之四海在北

又曰北載斗極為空桐載值也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無管仲則若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

又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國語曰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

狄伐鄭狄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豺

次也豺

次也豺

狼之德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狄

封豕豺狼不可厭也厭封大也王弗聽十八年三黜狄后也狄后通於

王帶故也狄人來誅殺譚伯狄人奉子帶攻初惠后欲

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

又曰晉侯使隨會聘于周王饗之饋蒸原公相禮范子私

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

于王王召士季范子曰親戚宴饗則有饋蒸蒸升也升折

唯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儻貪而不讓冒抵觸也

進退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

適往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

汝今我王室之一一兄弟以時相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

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菹醢之屬以示容合好胡有效戎狄也

又曰驪姬曰以臯落之狄朝夕苛我邊鄙臯落東山君盍

使申生伐狄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且夫勝狄諸

侯驚懼吾邊鄙不警公說使申生伐東山至稷桑稷桑舉

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果戰敗狄於稷桑

又曰公令闞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狄北狄

又曰襄王避昭叔帶之難居于鄭地汜子犯曰君盍納王

公乃行貽于草中之戎驪土之狄以啓東道二邑戎狄在

尚書大傳曰狄人將攻大王亶父亶父召耆老而問曰狄

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每與而狄

人之至不止太王問耆老曰狄人又何欲耆老曰又欲土

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

為民也不可以所為而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

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

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周氏之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

詩含神霧曰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橫行
 食則合和伏則交脚鼓則細腰知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
 昔貂蟬胡床胡飯魏書曰胡人天竺胡人皆與胡人
 春秋考異記曰北狄之氣王生幽都王曰其氣以
 人而爲善者曰胡人而爲惡者曰胡人王曰其氣以
 向者太新曰胡人而爲惡者曰胡人王曰其氣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十九之九其氣以
 又曰襄王無道以爲其氣以
 又曰周公合國張陳重耳其氣以
 齊人山莊申也其氣以
 對漢書其氣以
 外中其氣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四夷部二十一

北狄二

摠敘北狄下

史記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

晉灼曰堯時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

又曰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豐鎬放逐戎狄涇洛之

北時入貢命曰荒服

又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

高闕在朔方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漢書曰山戎伐燕告急于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又曰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

圖音號曰赤翟

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郟缺獲白狄

又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鳥桓之先也

後為鮮卑

又曰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貉音莫後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

又曰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又曰昂曰旄頭胡星也昂畢間為天街胡貉月支旃裘引弓之民昂之主
又曰揚雄上書云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

又曰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地名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匈奴中

又曰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又曰外國天性忿鷙鷙音狠也音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

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之惡謂威也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又曰狄真中國之堅敵也

又曰王莽征匈奴嚴允諫曰周秦漢征之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境而譬猶蚊

蟲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創艾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人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墳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兵先至者眾居暴露勢不可用一難也邊既空虛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川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胡地沙鹵多乏水草軍出未滿白日牛必物故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食糈飲水師有疾疫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幸而逢虜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莽不聽

又曰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有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異同然揔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也

又曰文帝徙六郡良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日

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和親無益之明効也

又曰董仲舒以匈奴可悅以厚利結之於大耳故與之厚

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

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

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又曰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

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奔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
又曰孝宣之世單于臣服三世稱藩宿於漢庭是時邊城
晏閉牛馬布野
又曰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斬其侍
子邊境之禍構矣
又曰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
宜待以客禮
又曰夷狄之人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
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
內也
又曰晁錯上書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如險道傾
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
之人不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又曰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作藪則
字發矢以射故中則同的則
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革箭以皮作如鐙者被
木薦以木板救作如楯
又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蜜理鳥獸毳毛蜜理謂其肥內也其性耐寒
又曰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其勢易以擾亂邊境
何以明之胡人如飛鳥走獸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不可離南敵也
又曰匈奴欲立威者始於拉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
匈奴常以爲候而出兵

後漢書曰耿秉上言曰今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
又曰聞匈奴傳論曰并兵窮討掩其密穴躡北追奔三千
餘里破龍祠焚芻幕銘功封石渴呼而旋人乞其衆而
又曰王莽時盧芳詐稱武帝之後奔匈奴十二年芳與賈
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得芳之衆昱詣關拜昱爲
三原太守封鐫胡侯
晉書曰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
其國攜率都落入臣於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
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後漢末群
臣夢言胡人猥多宜先爲其所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
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
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於祁
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於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

餘落居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

又曰晉武帝踐祚後匈奴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
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新興
卜黨樂平靡不有焉

又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置西北
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
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
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
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
三河三魏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恒農魏郡
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
之長策也

又曰大康七年有萎莎胡率部落來降

又曰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鮮支種有烏譚種有赤勒種有捍蛭種有萎莎種有赤莎種有鬱鞞種有秃童種有大樓種不相雜錯

又曰其國號左賢王右賢王左奔蠡王右奔蠡王左於六王右於六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鹿王右顯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臣且以事勢論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信陛下也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論矣一表

也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愛今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憂於天子也猶弱子之於慈母也若此則愛論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勢論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論矣一表也愛人之狀好人之役愛好有實以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匈奴好之來者家長以上必衣繡家少者乃衣文錦爲銀車王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可以得此將以懷其目一餌也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聚也必有其所召賜食焉飯物盛美載炙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

飯味皆所嗜而所未當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其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自以吾至此亦將得此將此懷其口一餌也降者若使者至也必使人有所召客焉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傳白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人或薄或掩爲其胡戲使樂府吹簫鼓鞀令使降者時時得此而樂一國聞之者見之者人人唯恐其後至也以此懷其耳一餌也凡降者陛下必有所居令有高堂邃宇善廚大庖廐有編馬庫有陣車時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令其居處樂皆過其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其時將以此懷其腹一餌也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於胡嬰兒貴人子好可愛有數十人爲繡衣出則從出入則從入則更侍胡嬰兒得近侍胡貴人得佐酒十前使付酒錢出繡衣具

帶服時以賜之令數人得此而居之一國聞者見者人人唯恐後至也以此懷其心一餌也

晉中興書曰北狄其地南接燕趙北並沙漠東漸九夷西界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

西域記曰諸胡俗婚姻相然許者先送同心指環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李陵報蘇武書曰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幘毳幕以

禦風雨

又日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

又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

班固燕然山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匈奴兮截海外封

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古胡無人行日望胡地何峻峭斷胡頭脯胡臆

陸機樂府詩曰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借問燕山候勁

虜在燕然

古詩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

陳琳樂府詩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蔡琰詩曰邊亭與華異胡風春夕起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



